

呂祖說三世因果經

孚佑帝君自序

聖賢君子、善人學士、得以傳于後世者，殷殷至意：愆尤必晰，惡念悉化，遂純純然進于無垢之域！

臣自唐朝，隱居終南山六年，遞相洗滌，神自邈然。介介不苟，願以亂轉為治，得與斯世共登于仁壽，厚望已矣，敢留賢達之名以致庸夫俗子貽誚于來茲？第諸生求序《三世因果說》，遂為說曰：

天之生人也，因材而篤，非“栽者培而傾者覆”也。蓋由人之自取耳：惡由自召，善由身積。人人各勉于自新，勿得怠惰自安。有勉之者，吾將收入于門下；安之者，吾將擯斥于牆外。人倘將私心惡念鳩然自廢，久久自獲吉慶。彼成仙、成佛、成聖、成賢，無非自片念中化來，從方寸內養出。惡人宜改，善士宜勵。得修仙者在此善，得成佛者在此善，得學聖者在此善，得希賢者在此善，得欲修來世者亦在此善。

善，善，善，不得自玩；惡，惡，惡，焉能苟安？有志者：勉之，勉之！是為序。

壬寅年書于記壇。

逐日閱覽者，吾定護佑于天府。望眾人如此其切，如此其殷也夫！

回道人題

原序

從來天之生物也，每因材而篤。栽者培，傾者覆。天非有私意于其間，亦任人之自為榮枯耳。故修德則日進于高明；作慝則日流於污下，甚至偃蹇終身。呼天號泣而莫知其由者，曷可勝道哉？

昔只園氏憫念眾生沉迷，作《因果經》以教世，蓋欲人人回頭，鹹登彼岸，種此善因，皆成正果。即吾儒所謂“賢達者流”也。奈世人不察，自甘墮落，深投苦海，迨至仰首望救，呼籲無門，不亦晚乎？

又或曰為老生常談，謂：“世間豈有因果之事？”吁！彼亦曾將世間人如某某者因何富貴、某某者因何貧賤、某某者因何受福、某某者因何受苦，一一推論而比詰歟？

昔人云：“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”。三歲孩兒都曉得，八十老人行不得！此因果之說，所為急宜講也。

予適降遊錦裏，聞諸生互相砥礪，常以“功過格”自考，此真修身之要，進德之基，亦造福立命之原也。一日，諸生鹹以《純陽因果說》一冊來壇請序于予，披覽之餘，覺言可為經，語皆足法，說世間事，悉透徹無遺。既淺顯堪聽，復精確不磨。每說一因，覺老嫗可解，稚子皆知。真不啻暮鼓晨鐘，發人深省也已。

此書一齣，將見人人種此善因，人人獲此善果；人人戒此惡因，人人遠此惡果也。予能不厚望之哉？為論諸生，急宜付梓，以醒斯世，其為功也溥矣。

九天開化七曲文昌梓潼帝君桂香閣左班掌案書仙紅那居士序。

時嘉慶己卯歲 四月八日 鸞書

三世因果說

世間難得是人身，位列三才具五行。
為聖為賢須在己，成仙成佛總由人。
存心不可欺天地，舉念還當畏鬼神。
急急修來毋自怠，輪迴六道嘆沉淪。

話說東海有一島，曰蓬萊。其中瓊樓玉闕，瑤草琪花，迥非人間所有，乃神仙所居之地。內有一神仙乃太微仙君純陽祖師，姓呂名岩，字洞賓，道號純陽。本唐時禮部侍郎呂渭相國之孫。鹹通中學孝廉，嘗應進士遊長安，值黃巢亂，隱居終南山，後遇鐘離祖師授以度世法，丹成跨鶴上升引見玉帝，敕封：“玉清內相金闕選仙警化孚佑帝君興行妙道天尊”。為諸仙首領，委行飛鸞顯化人間，救度眾生，指示群迷。凡夙世積有善根者俱準收錄門下。

一日，眾弟子等虔設法筵，禮請祖師降壇，叩問前生今世一切因果。祖師喻曰：

“《玄天上帝金科玉律》有雲：‘欲知前世因果，今生受者之身；欲知後世因果，今生作者之心。’四語已盡。又佛說：‘一切福田，不離方寸’。可見轉移造化，只在人之一心耳。成仙成佛是此心，為聖為賢是此心，披毛戴角亦是此心。世間愚夫愚婦，不識前世因果，迷卻本性，以致墮入劫中，深為可憫。吾茲大發慈悲，廣為演說，詞雖俚淺，義輒通曉。亦以點破凡塵，使知自儆雲爾。”

於是說曰：

今人不知前世因，聽我宣說因果文。
若是前生修積好，今生受享誠非輕。
若是今生修積好，依然受享到來生。
惟願大眾齊聽得，洗滌凡根見聖心。

爾時祖師告眾曰：“今人高官顯爵，位列朝廷，上耀祖宗，下榮妻子，愚人皆以為命運所致，正不知其前世能尊孝道，故今世受享若是。蓋修積之途雖廣，終當以孝為先也。”於是說曰：

高官顯爵為何因，只為前生有孝心。
事事只求親喜悅，婉容和氣對雙親。
佳肴美味都供養，好衣華服奉親身。
早晚二時常問候，凡事稟命然後行。
親若有病在床榻，侍奉湯藥每殷勤。
親若惱怒來責備，低頭順受不高聲。
親若有意施功德，歡喜贊助積來因。
親若與人要爭訟，苦口勸解莫去行。
親若有事多憂悶，婉言安慰莫焦心。
親于兄弟有偏愛，讓財讓產不忍爭。
親于族黨欲周給，銀錢不吝半毫分。
親若有時拖了債，代還補欠甚分明。
親若行事多乖僻，從容感化勸回心。
事事順親真個孝，故爾今生作貴人。
若是今生仍盡孝，來生依舊享恩榮。

爾時眾弟子等進曰：“凡前世有不孝者，來世受報何如？”祖師告曰：“前世不孝，即有兒孫忤逆之報，原不俟來世也。然究之轉生來世，亦仍受忤逆之報，莫能脫逃。此等前因，愚人皆未深知。”於是說曰：

兒孫忤逆為何因，只為前生少孝心。
父母教訓都不聽，惡聲厲色對雙親。
美味買來私自食，好衣付與妻子身。
親老不顧出門去，銀錢不寄半毫分。
若是雙親來責怒，敢將言語觸親心。
有等家貧身懶惰，凍餓父母好傷情。
有等供養輪流轉，多了一日便生嗔。
有等兄弟不和順，吵得父母不安寧。
有等聽信妻妾語，違背父母亂胡行。
有等外面假承順，其實視親若路人。
有等親病都不問，推言老病久呻吟。
親死喪葬都草率，何曾哀傷發真心。
前生不孝皆現報，今生仍受忤逆因。
兒孫不孝非無故，總為忘了養育恩。
你若今生能盡孝，自有兒孫孝你身。

爾時眾弟子等進曰：“世人身享豪富，其前生果修何因，始能至此？”祖師告曰：“欲得大富當勤施濟。蓋種麻得麻，種豆得豆，此是定理。今人身享豪富，乃前世從施濟中來也。”於是說曰：

身享豪富爲何因，只爲前生肯濟人。
或將錢米施貧戶，或將被襖救窮親。
或遇婚嫁頻幫助，或遇喪葬每留心。
或施棺槨行好事，或施墳地與貧人。
或施茶飯免饑渴，或施方藥救呻吟。
或造橋梁濟人過，或修要路與人行。
或施田畝興義學，或修廟宇妥神靈。
或編善書來勸世，或平鬥斛賑鄉鄰。
或造河船濟人渡，或于夜路點明燈。
或立石碑指迷路，或借雨傘憫淋人。
時時行的是方便，種種修的是善因。
前生施了多和少，故爾今生報在身。
庫有金銀倉有粟，一生享富過光陰。

爾時眾弟子等問曰：“世人有爲善不昌者，此是何因？”祖師告曰：“爲善不昌，乃是前生惡業太多，必待惡業消盡，方得發達。但愚人迷失性真，不知前世所積惡業，所以今生來世，身受貧苦，無有已時也。”於是說曰：

身受貧苦爲何因，都是前生吝嗇人。
窮民哀告終不應，親朋借貸不應承。
造橋砌路與修廟，從來不肯破分文。
只圖做個自了漢，哪知積德種來因？
有的銀錢多刻剝，佃戶田租利不輕。
有的不念傭工苦，要他身上扣幾分。
有的家人拋五穀，殘飯零米棄埃塵。
有的盤債心險毒，利上加利過三分。
有的鬥秤用兩樣，買賣姦巧忒欺心。
有的假神來賽會，聚眾燒香斂錢文。
有的作爲心不善，慣將穢食喂窮人。
有的平人一古墳，棄骸佔地罪非輕。
前生作孽天不赦，罰令今生受苦貧。
若要來生好結果，須行方便種善因。

爾時眾弟子等問曰：“世人有累代科名，相延不絕者，此是積何因果？”祖師告曰：“此由前世不淫，故能登大魁、致顯位、榮宗祖、福子孫，書香不絕如此。如若今世有人堅守貞操，不犯淫欲，不惟現世獲福，亦且余慶及于來世矣。”於是說曰：

累代科名爲何因，只爲前生不犯淫。
人家有女雖妖艷，並無一念起淫心。
年紀稍長視爲姊，年紀稍幼當妹身。
花顏玉貌非吾偶，恐他名節玷終身。
一恐自己損陰鷲，二恐驚動天上神。
三恐報應來得快，不敢苟且犯邪淫。
有時遇著談閨闈，正言正色戒他人。
有時遇著途中女，不敢輕浮看她身。
有時遇著幹姐妹，不許來往說私情。
有時遇著表姐妹，不許相見笑盈盈。
有時遇見嬸和嫂，不許同坐並同行。
有時遇著甥女輩，端嚴守禮不交親。
有時遇著邪書畫，即時搜檢付火焚。
有時遇著淫朋友，不許同窗共結盟。
存心正直天知道，故爾今生顯科名。
大眾今且齊聽著，再表古時不淫人：
唐時有個狄仁傑，生平正直性聰明。
一夜有女來就枕，和衣不解到五更。
後來及第爲宰相，子孫顯貴在朝廷。
江西有個少年士，他的姓名叫羅倫。
夜深讀書在樓上，有女來奔近他身。
羅倫將她哄回去，後來狀元第一名。
余幹有個陳醫士，曾治一人家甚貧。
夜間有婦來陪宿，聊報陳醫活命恩。
陳醫只是說不可，連聲不可到天明。
後來一子赴鄉試，名登虎榜第一名。
累代兒孫都顯貴，更留陰德到來生。
今人若是將淫戒，生生世世享科名。

爾時眾弟子等進曰：“凡人世間有犯淫者，來世當受何報？”祖師告曰：“《陰律》雲：奸人妻者，得子孫淫佚報；奸人室女者，得絕嗣報，死後永入無間地獄，受諸苦惱，無有出期也。”於是說曰：

妻子淫亂爲何因，只爲前生每好淫。
身後絕嗣爲何因，亦爲生前犯了淫。
有等調戲良家女，壞人名節誤終身。
有等設計來哄宿，奸人婦女罪非輕。
有等路途看婦女，朝思暮想起淫心。
有等藏得春宮畫，婦女見了不禁情。
有等當場點邪戲，婦女看了照樣行。
有等愛唱妖艷曲，婦女聽了動春心。
有等污壞丫環女，逞勢強姦太忍心。
有等放蕩無行止，雞姦幼童罪不輕。
此等惡業人不曉，怒觸陰曹眾鬼神。
只待陽間惡貫滿，陰司拿去問罪名。
罰在地獄受諸苦，五百劫滿方脫生。
變驃變馬披鞍走，罪業滿後方爲人。
雖然復得人身轉，爲娼爲優被人淫。
姦了尼僧並寡婦，罰在地獄難超生。
教他受苦八百劫，八百劫滿方脫生。
變豬變羊供宰殺，罪業滿後乃爲人。
雖然復得人身轉，爲瞎爲啞成廢人。
亂了姨母罪尤重，盜了姑孀罪非輕。
罰在地獄受諸苦，刀山劍樹好驚人。
受盡一千五百劫，變雞變犬失人形。
再歷一千五百劫，罪業滿後乃爲人。
雖然復得人身轉，胎前產後喪殘生。
更有造作淫書賣，壞人心術罪尤深。
若有翻刻圖財利，陰府油鍋不順情。
罰在地獄受諸苦，千磨萬劫難超生。
直待陽間書滅盡，變蛇變鼠受轉輪。
諸般苦惱俱受盡，方令鬼國去投生。
臥雪餐風皮慘裂，岩居穴處獸同群。
天上三光不得見，昏昏默默度無門。
看此慘報我亦哭，世人何苦犯姦淫。
我今大發慈悲念，特說因果度眾生。
眾生若有未曾犯，刻刻提防要小心。
若是有人曾犯過，即時改悔莫因循。
速速勉行陰鷲事，免得受苦到來生。

爾時眾弟子等進曰：“凡人有兒孫賢孝者，彼前世何修至此？”祖師告曰：“兒孫賢孝，皆因前世有恩德及人故也。”於是說曰：

兒孫賢孝爲何因，只爲前生肯濟人。
或是憫人遭水火，或是憫人犯官刑。
或是憫人被盜賊，或是憫人染時瘟。
或是憫人被債逼，或是憫人相鬥爭。
或憫孤兒無依靠，或憫孀婦守青燈。
所見患難俱不一，心常惻惻動哀矜。
富者出錢相幫助，貧者出力解紛紜。
或是好言來勸釋，或是設法濟危傾。
或是焚券完骨肉，或是仗義保命根。
他人受過這恩德，所以來世就投生。
也有讀書勤奮志，登科及第顯親名。
也有耕田苦效力，倉箱積久應豐盈。
也有經商成大業，堆金積玉把家興。
一堂濟濟無限樂，蘭桂齊芳世世榮。
到得百年辭世後，送老歸山展墓塋。
前生待得他人好，今生故做你兒孫。
此事分明容易曉，何不早早修來因？

爾時眾弟子等問曰：“世有不肖兒孫，往往傾家蕩產，玷辱祖宗，貽累後人，此何因歟？”祖師告曰：“此亦前世宿業，世人有莫知其所以然者。”於是說曰：

兒孫蕩產爲何因，只爲前生哄騙人。
借他銀錢就圖賴，不肯還他半毫分。
賒他貨物就拖欠，短人本利實虧心。
撿得銀兩不還給，害他自己把命傾。
許人銀兩多負約，令他望得好傷情。
使的假銀將他騙，令他氣死赴幽冥。
謀他房屋設奸計，入了圈套不知音。
佔他田地與詞訟，結下冤業到於今。
誘他嫖賭入迷陣，致使家業兩離分。
大門小秤將他賺，出輕入重不公平。
小事唆他去告狀，于中取利喪良心。
盤他利息年年重，準折田地把家傾。
圖他所有稍不遂，賣盜扳賊實害人。
萬般惡業由你做，上蒼報應不差分。
前生你既將他騙，今生討債不容情。
背地大嫖兼大賭，田房白白送與人。
討完宿債身才死，又絕你家後代根。
世人急須早看破，多積陰德莫虧心。

爾時眾弟子等進曰：“今人壽長，前世果修何因乃至於此？”祖師告曰：“欲得長壽先須戒殺。今人壽長，蓋自前世不殺生也。”於是說曰：

今人長壽爲何因，只爲前世不殺生。
雞豬鵝鴨雖異類，盡知怕死與貪生。
牛羊犬馬雖畜物，臨死悲哀不忍聞。
魚鱉蝦蟹原非補，食之未必果肥人。
不如饒他性命罷，何苦一定要殺生？
世間盡有珍饈味，燕窩海菜不計名。
縱然佳節要祭祀，水果菜蔬亦芳馨。
惟有仁人能愛物，隨時買物放它生。
更且往來路途上，低頭舉步每留心。
一切蟲蟻怕傷害，存心到處寓慈仁。
墳前祭祀燒錢紙，常用瓦盆慢慢焚。
前生積了這陰德，蒼天默佑斷非輕。
注他長壽身康健，賜他福祿及子孫。
今人若肯遵吾說，來生依舊享遐齡。

爾時眾弟子等進曰：“今人壽短，豈盡由前世殺生之故歟？”祖師告曰：“凡人姦盜詐僞以及口頭輕薄，皆能促壽。至於殺生，尤犯天怒，罰令壽短，不足以盡其事也。”於是說曰：

今人壽短爲何因，只爲前生好殺生。
有等覆巢將物取，有等填穴把命坑。
有等殺龜熬汁用，有等打蛇實忍心。
有等網魚恣口腹，有等烹鱔極非刑。
有等割胎充美味，有等放火燒山林。
有等宰牛施苦楚，有等屠犬以營生。
種種惡業難盡說，種種惡報不差分。
與你黃金千百兩，可肯將皮割與人？
我見地獄號冤者，森羅殿上訴分明。
冥司大怒來判斷，罰令短命在今生。
更許冤魂相報復，來世爲人殺他身。
自古一命還一報，陰府何曾放過人？
世間男女齊聽著，急須戒殺莫傷生。

爾時眾弟子等問曰：“今人有疾病顛連，終身困苦者，未知前世何因至此？”祖師告曰：“平常疾病，或有可愈，若患至積年累月，困苦不堪，皆因前世褻慢神明，宿譴所致也。”於是說曰：

今生疾病爲何因，只爲前生不敬神。
天地位前無香火，祖先堂上無爐熏。
神明誕日不齋戒，有事祈禳敢吃葷。
每逢朔望行烹宰，動輒清晨發怨聲。
每日貪眠不早起，種種邪念擾心神。
北方乃是至尊位，對著遺尿罪非輕。
家中還有司命主，晦日奏事上天庭。
家人無知犯忌諱，嬉笑哭歌兼怒聲。
龕下灰火不潔淨，何故燒香祀眾神？
夜間亂指飛星過，無端久視日月明。
對北與人常惡罵，許願無辜宰畜牲。
任意呵風並罵雨，引神作證舉誓盟。
夜起坦胸兼露體，吃煙無火向神燈。
醉酒顛狂入聖廟，偶觀塑像起邪心。
種種不敬神明怒，今生罰作受苦人。
或令手足俱癱軟，或令瘡毒爛同身。
此等皆因前世積，故爾受譴在今生。
我今一一來點破，世人改悔莫因循。

爾時眾弟子等問曰：“今人有生平無甚陰德，竟能諸事如意，長享康寧之福者，此人前世果修何因歟？”祖師於是說曰：

今人享福爲何因，只爲前生肯敬人。
遇著年老常尊敬，禮貌週旋心最真。
遇著平等惟讓齒，不敢驕傲自稱尊。
遇著破衣親與友，恭敬款待送出門。
更且度量能寬大，生平容恕多少人。
人有惡語來相犯，耐心忍受過光陰。
人以它事來苛責，並無一毫計較情。
遇有欺我罵我輩，讓他怕他不與爭。
人所難忍獨能忍，人所難平獨能平。
處世謙和惟忍讓，從無一字入公門。
天意憐他吃虧久，故令享福到今生。
家門清吉多和順，天上吉星每照臨。
上有父母身康健，下有兒孫讀與耕。
內庭每得賢妻助，外有賓朋互奉承。
栽花種竹隨所好，飲酒賦詩樂處存。
觀書玩月胸無事，走馬乘般夢不驚。
更兼身體全無病，日富日壽日康寧。
此等皆因前世積，世人何不細思尋？

爾時眾弟子等問曰：“今人有無故折盡平生之福者，此何因歟？”祖師告曰：“凡人所為，苟有虛誣妄謬，皆能折福，惟是一念方起，一言初出，有將一生之福折盡者，不可不戒。”於是說曰：

今生折福為何因，只為前生惡念深。
見他榮貴願他貶，見他富有起妒心。
見他醜陋將他笑，見他失誤說他昏。
見他才能將他抑，見他色美起私心。
負他貨財願他死，見他作善阻他行。
與人無故反追悔，施人有意望報恩。
外貌雖慈心刻毒，口說雖是心不仁。
交遊詭詐欺朋友，禮儀苟簡慢師尊。
些微受辱便懷忿，于求不遂咒恨生。
自知有過偏不改，自知悖理卻要行。
貪念妒念褊急念，淫心盜心殺害心。
種種惡意方才起，鬼神早已注分明。
黑業簿中陰惡滿，削盡祿壽與科名。
只因前世心不善，故令折福在今生。
世間一切由心造，可知防意如防城。

爾時眾弟子等進曰：“今人有一生聰明，得享福慧者，其前世積何因歟？”祖師告曰：“此由敬惜字紙之報也。若再積有它途功德，以之悟道成真不難矣。”於是說曰：

聰明慧悟為何因，只為前生重斯文。
聖賢言語都欽敬，仙佛經文寶若珍。
一切字紙都愛惜，諸般典籍仔細存。
茅房粉壁不書字，靴鞋裏面不留名。
碗盞器物不鐫號，板凳坐幾不題名。
錢封化後隨收拾，路途字紙撿爐焚。
遺灰不敢輕拋棄，收埋淨土每留心。
不肯與人寫騙約，不肯代人寫離婚。
或修字庫收遺紙，或編字籠送與人。
以此得重斯文報，今生儒雅又聰明。
上通天文下地理，前知古人後知今。
若再積有它功德，何難悟道竟成真？

爾時眾弟子等問曰：“今人有愚癡蠢鈍者，其前世又何因歟？”祖師告曰：“是即輕慢斯文，褻穢字紙之報也。”於是說曰：

愚癡蠢鈍為何因，只為前生慢斯文。
聖賢言語都毀謗，仙佛經懺敢相輕。
有時讀後隨拋棄，有時穢手亂翻經。
點火吃煙宜減壽，搓條作捻罪難名。
扇上題詩藏襪內，途中遺字委埃塵。
枕頭用書太慢褻，口嚼文稿欠聰明。
前生如此不尊重，故爾今生不識文。
要認一字認不得，要寫一字寫不能。
任爾家業誇豪富，獨如瞽者黑夜行。
此是不重斯文報，各人早早修來因。

爾時眾弟子等問曰：“今人有瞎眼者，前世又何因歟？”祖師告曰：“此較愚癡蠢鈍之人罪業尤重，蓋前世別無它功德，所以受報最慘也。”於是說曰：

今生瞎眼為何因，只為前生獲罪深。
或是私作還魂紙，收買字紙再造成。
或將字紙拋入糞，污穢之罪實非輕。
或是離婚寫憑約，手印腳印驚天神。
或遇行人來問路，東西亂指誤前程。
或將瓦石堆路口，夜間跌壞眾行人。
或做人牙慣圖利，好女套來配歹人。
或是誤薦一匪類，令人被害把家傾。
或是暗夜行偷盜，粧扮奇形恐嚇人。
或是欺人眼盲瞎，故將糞蟲與他。◀◀。
如此等罪真難恕，罰令眼瞎到今生。
寄語世人須猛省，各自早早修來因。

爾時眾弟子等問曰：“今人有口啞不能言者，是何因歟？”祖師告曰：“世人口啞，即是前生口業太重也。”於是說曰：

今人口啞為何因，只為前生亂說人。
人有過失何關己，偏要背後詆毀人。
人有宿怨宜和解，偏要兩舌離間人。
或是笑人體相缺，或是造人一混名。
或是口出尖酸語，或是惡語犯貧親。
或是喜問人長短，或是造謗毀平人。
或是好談淫賭趣，或是拆散人婚姻。
或是戲謔諸前輩，或是冷語譏刺人。
或是開口亂賭咒，或是說謊誤他人。
或是好揚閨醜事，或是平空誣陷人。
前生口業無邊重，今生受報自非輕。
口裏要說說不出，天罰為啞豈容情？
世人言語須檢點，各宜早早修來因。

爾時眾弟子又問曰：“今人有平生無大過惡，竟至窮年潦倒，終身蹭蹬者，此前世何因歟？”祖師告曰：“世人雖平生無大過惡，然由前世積孽太重，以故今世謀為不遂，所往輒窮也。”於是說曰：

今人潦倒為何因，只為前生侮慢人。
或是前生本秀士，矜誇自己會做文。
或是前生本富戶，恃財反笑讀書貧。
或是前生本鄉宦，自矜名節不顧人。
或是前生本醫士，方脈指下不分明。
或是前生本地理，龍穴砂水認不清。
或是前生本宿學，改錯文字誤學生。
或是前生貪色慾，燈前月下肆行淫。
或是前生滋口業，隨風訕笑謔他人。
或是前生多寵妾，壓良為賤誤終身。
前生作業遭天譴，今生潦倒一無成。
有意敬人人不答，有心開口眾莫聽。
有志求名名不遂，有時謀利利不亨。
終身蹭蹬非無故，都是前生所積因。
若能悔悟行諸善，自能感格上蒼心。

爾時眾弟子等進曰：“今人有無辜受刑，死於非命者，此前世何因歟？”祖師告曰：“此即前世兩家冤業，彼此轉相報復故也。”於是說曰：

今生被屈為何因，只為前生害過人。
前生妄寫離婚紙，今生被杖受官刑。
前生告狀將人陷，今生受法在公庭。
前生刀筆將人殺，今生問罪受斬刑。

前生造毒將人害，今生犯罪定非輕。
前生昧己作幹證，今生受罪在衙門。
前生醉酒將人罵，今生受辱在刑廳。
前生作吏將人嚇，今生受屈死無名。
前生動手將人打，今生無故受枉刑。
前生當眾斥人過，今生受侮被人輕。
前生用藥將胎下，今生兒女結冤深。
前生索債逼人命，今生被盜攀同群。
前生嚇詐圖財寶，今生禍從天上臨。
前生移屍把人害，今生闖見躲無門。
冤冤相報無休息，兩家結冤總難分。
世人凡事須忍耐，莫結冤業到來生。

爾時眾弟子等問曰：“凡人有暮年無子者，未知前世何因？”祖師告曰：“人至暮年無子，亦是前生惡業。苟能及時悔過遷善，尚可以挽回天心，若悠悠忽忽則無濟矣。”於是說曰：

暮年無子為何因，只為前生不認人。
同姓宗族都不顧，忘了先祖一脈根。
異姓親朋都不問，忘了禮義罔為人。
人有恩德不圖報，忘了當初厚待恩。
人有急難不知救，忘了惻隱一段情。
只曉穿衣自吃飯，只知袖手緊閉門。
前世寡情並寡義，誰肯投胎做後人。
有等前生為父母，踐踏兒女不聊生。
冥司罰令身無後，祈求子嗣總不靈。
有等前生為家長，虐使奴婢不堪聞。
冥司罰令身無後，終身孤獨靠何人。
有等前生為債主，刻求重利不饒人。
冥司罰令身無後，後代香煙誰奉承。
有等前生惟好色，偷香竊玉犯邪淫。
冥司罰令身無後，熊羆兆夢杳無因。
有等前生多置妾，年老誤她好青春。
冥司罰令身無後，披麻帶孝望誰人。
有等前生覆巢穴，傷壞蟲鳥太不仁。
冥司罰令身無後，墳前祭掃屬何人。
有等前生多陷惡，墮胎損子射飛禽。
冥司罰令身無後，門祚衰微少後人。
今世不曉前生業，三妻四妾枉勞神。
縱有他人來承繼，異姓亂宗不是親。
死後靈魂無依靠，淒淒切切苦飄零。
先人血食都已斬，悔不生前積善因。
今日特地來點破，速行陰鷲感天庭。

爾時眾弟子等問曰：“歷觀世人有遭末劫者，此又何因歟？”祖師告曰：“世道淪降，人心不古，造惡愈多，受報愈烈。此不待來生始罹劫運，當其作業時，黑氣上衝于天，盤結不散，以致釀成惡劫。此非天心不仁，實人之自取之也。”於是說曰：

人遭末劫爲何因，只爲前生絕善根。
不敬三寶徒造罪，不禮三光亂胡行。
對北呵風並罵雨，失意怨天與尤人。
不忠不孝兼不悌，無禮無義又無仁。
殺生害命傷天理，毆尊罵長叛人倫。
姦淫賭盜成風俗，暴虐貪殘不可聞。
鄉黨宗族時相毀，兄弟妯娌互紛爭。
能者恃才惟傲眾，富者倚勢復欺貧。
巧言妄語助人過，損人利己罪尤深。
暴殄天物真難恕，陰毒害人最可嗔。
祖宗墳墓都不顧，兒女溺死慘難雲。
種種惡業如山積，黑氣沖天結似雲。
日月薄蝕星辰變，陰陽乖戾禍成因。
惡人既多釀成劫，魔鬼巡世起亂民。
歲荒處處兵戈滿，世亂年年盜賊興。
或是全家遭水火，或是骨肉碎刀兵。
或是流離死道路，或是宛轉受瘟刑。
若要劫數從此免，須是人人發善心。
一人有善一人免，一家有善一家亨。
一方有善一方靜，天下有善天下寧。
爲語世人須敬聽，各自回頭重善因。

爾時眾弟子又問曰：“天下人民甚多，善惡不一，必謂鬼神處處巡查，日日鑒察，則爲鬼神不亦勞乎？”祖師告曰：“善哉問也，凡人各有元神，著光于頭頂之上。若人有一小善則其光明，大善則其光益明；若人有一微惡，則其光暗，大惡則其光遂滅。是以鬼神在虛空往來，視其光之明暗昏滅，即知其意念所起也。”於是說曰：

世人聽我說原因，禍福無門召自人。
善惡之報無或爽，譬如有影自隨形。
三台北斗在頭上，視人神光暗與明。
善心一動光逾亮，惡念初起光遂昏。
以此定人功與罪，絲毫報應不差分。
天曹自有三官察，地府不離五嶽巡。

依人所犯輕與重，奪其紀算不容情。
日月星辰天上照，又有三屍在人身。
每到庚申人睡後，將人罪惡奏分明。
又有灶神司命主，每到晦日上天庭。
家中老幼所爲事，不敢隱瞞據實陳。
神在暗中人不見，人有善惡神早聞。
若是人心起一惡，凶神鑒察緊隨跟。
不待事爲都做出，登時簿籍記分明。
善者直待功圓滿，惡者必須罪滿盈。
那時禍福方才定，報應遲早各因人。
爲人只管行好事，莫問前程與後程。
切莫甘心徒造業，輪迴一到失人身。
人身豈是容易得？萬劫千生受苦辛。
從此回心須向道，各自早早修來因。

爾時眾弟子問曰：“今人有身享富厚，每尚奢華，其人來世何如？”祖師告曰：“凡人有福不可享盡，有財不可使盡，有勢不可逞盡，總要惜福，子孫方得長久。若使徒事奢華，不肯分半濟人，恐享用太盡，他日子孫必受貧賤，自己來生亦終墮落矣。”於是說曰：

來生墮落爲何因，只爲奢華浪使銀。
稍有餘財便妄費，分毫不肯濟貧民。
或造高堂並大廈，裝飾華彩過於人。
或好綾羅與綢緞，粗衣布服不沾身。
或厭粗茶與淡飯，珍饈羅列也歡欣。
或置花園與臺沼，回廊曲榭耀金銀。
或愛歌童並舞妓，每夜貪歡肆逞淫。
或是賄賂通關節，買求官職與科名。
或爲生辰與嫁娶，賭賽豪華宴眾賓。
或喜攀高附權勢，交結官吏壓平民。
自己有福不知惜，那有餘蔭及兒孫。
何不將財自節用，稍分一半濟饑貧。
世人若肯聽吾說，免受磨折到來生。

爾時眾弟子問曰：“今人有豐衣足食，謹守本分，無所害於人，亦無所利於人，其人來世何如？”祖師告曰：“能守本分，亦是好的，但須急行方便，廣積陰功，獲福方大。若只坐擁多資，自圖安逸，乃世間無用之人，天亦不佑，子孫亦受貧矣。”於是說曰：

世人溫飽是何因，切莫吝嗇枉用心。
雖然本分循天理，也要功德及眾人。
田宅既廣毋多置，休作牛馬代兒孫。
衣食有餘便是福，休惹仇怨與親鄰。
我見世人不知足，急急忙忙苦一生。
朝遊城市貪名利，晚到夕陽憂子孫。
只望金銀高北斗，哪知福田種在心。
人有急難不知救，人有困苦不留心。
人有哀號不肯應，人有好話不願聽。
閉門只曉家中坐，飽暖只圖了一生。
此人在世真棄物，庸庸碌碌混凡塵。
雖是平生無大惡，恨無功德及貧民。
有朝福祿都享盡，無常一到命歸陰。
金銀財物帶不去，只有惡業隨其身。
那裏陰司來拷問，依然罰落到來生。
縱有良田與好屋，兒孫不久賣與人。
此是天曹賞罰案，特語大眾共知聞。
要問陰德如何種，舉念先存為眾心。
文昌帝君曾有訓，陰騭千言句句真。
果能依此行諸善，來生福報定非輕。

爾時祖師又告曰：“世間更有一等愚夫，自言不欺人，不害人，自信無過，哪知一切善惡，皆由心造，總瞞不過天地鬼神的，若不明指破，還只道真是自己無愧了。”於是說曰：

我為愚夫說原因，休誇自己不欺人。
人生在世多有過，休說自己未害人。
若有損人利己念，便是貪謀一等人。
若有施恩望報念，便是沽名一等人。
若有記仇懷忿念，便是褊急一等人。
若有圖奸謀宿念，便是邪淫一等人。
若有抬高市價念，便是姦巧一等人。
若有估人田產念，便是吞圖一等人。
若有助人爭訟念，便是刁唆一等人。
若有謀加租息念，便是刻毒一等人。
若有愛討便宜念，便是欺詐一等人。
若有趨炎附勢念，便是諂媚一等人。

若有嫌貧忌富念，便是刻薄一等人。
若有幸災樂禍念，便是殘忍一等人。
若有違背父母念，便是忤逆一等人。
若有輕慢師尊念，便是違叛一等人。
若有棄妻寵妾念，便是喪心一等人。
若有凌兄欺弟念，便是虧倫一等人。
若有藐視尊長念，便是犯上一等人。
若有菲薄朋友念，便是矜驕一等人。
種種惡念難盡說，陰曹簿案記分明。
世人自己捫心想，何得自誇不害人？
雖然未曾見諸事，鬼神報應不差分。
輕者疾病兼口舌，重者減壽削科名。
若要罪惡都消滅，須是回頭種善因。

爾時眾弟子等問曰：“今人有肆意為惡，不見報應者，其前世又何因歟？”祖師告曰：“此有三說，一是祖父尚有餘德；一是前生善緣未盡；一是今生惡業未滿，所以報應甚遲也。”於是說曰：

為惡不報又何因，都為前生有善根。
或是救世陰功大，或是濟人德澤深。
或是祖父多餘慶，故能庇蔭及後人。
或是今生惡未滿，故爾僥倖不犯刑。
暴戾縱橫為不善，如魚脫網得逃生。
上天不忍遽加罪，念他有功於世人。
若是翻然能改悔，還留福澤在終身。
若是作惡終不改，上幹天怒罪非輕。
一切善緣都消盡，那時報應不饒人。
報應早的災立降，報應遲的禍不輕。
天網恢恢疏不漏，今古何曾放過人？
穹蒼註定豈有錯，時日到了自分明。

爾時眾弟子問曰：“今人皆言命苟淺薄，相或寒苦終難發達，但不知可以移否？”祖師告曰：“善哉問也，古人云：命由心造，相隨心轉，豈有不可改移之理？但要真心積德耳。”於是說曰：

今人命薄爲何因，只爲作孽在前生。
命薄自然相亦薄，五行缺陷不如人。
有的命相犯夭折，有的命相犯孤貧。
只要真心勤積善，上蒼保佑總非輕。
我今一一來宣說，爾等大眾靜聽聞。
古有命相隨心改，此事流傳到於今。
唐時裴度本寒士，縱紋入口犯死刑。
一日香山還寶帶，後爲宰相享遐齡。
又有宋郊曾遇相，說他只得小功名。
一日階前雨水漲，看見穴蟻走不贏。
戲編竹橋把它渡，眾蟻得渡遂逃生。
後來入試文章好，高中狀元第一名。
又有席匡應餓死，蛇入口相憂在心。
遇人談說閨閣事，勃然作色戒他人。
迄後逾年身無恙，官至臺輔享殊榮。
又有了凡袁學士，命該無子壽五旬。
只因勉行功過格，遂登進士顯文名。
後生一子亦進士，暮年享壽越精神。
又有一人閩士某，試後榜發竟無名。
有人說他相寒苦，勸他積德挽天心。
於是訓蒙勤課讀，德行文章並諄諄。
或引古人忠孝事，或示色戒報應文。
後來丰神都變換，果然及第冠群英。
看來只要心田好，命相雖薄未足憑。
以上都獲現世福，何必推問到來生？

爾時眾弟子問曰：“今人有生而貧賤不克享祖業者，亦有生而富貴，忽至書香不振者，此何因歟？”祖師告曰：“此等前因難以備舉，總由祖父德薄，故至子孫受苦耳。”於是說曰：

今人不知前世因，悲傷寥落困風塵。
生來貧賤雖由命，亦緣祖父少善根。
祖父暗用傷人箭，兒孫哪得不孤貧？
祖父慣使機關巧，兒孫安望再享榮？
祖父屢行刻薄事，兒孫累世不能興。
祖父好傳是非口，兒孫潦倒一無成。
祖父享盡榮華福，兒孫落魄困終身。

祖父驕淫多過惡，兒孫挫折豈堪矜？
祖父殘暴無仁義，兒孫叛逆惹非刑。
祖父庸碌少修積，兒孫頹惰不如人。
祖父貪財惟利己，兒孫賭蕩罔心疼。
祖父輕師常慢道，兒孫魯鈍少聰明。
富貴百年難保守，無常一到家業傾。
爲語世人須省悟，莫遺禍殃與後人。
任爾算計百般巧，誰知報應在兒孫。

爾時祖師告諸眾曰：“今世人不倖生于窮困之家，食不充饑，衣不蔽體，仰無以事，俯無以畜，艱難窘迫，殊可憐矣。子有四香戒，可以種德，亦可以造福，但願有志者能體認奉行耳。”於是說曰：

今人未修前世因，投胎入舍遽遭貧。
窮愁抑鬱志不展，恰如身困鐵圍城。
莫嗟時命終難遂，莫恨風水不如人。
但能常奉四香戒，可以種德在今生。
一要手香財不亂，二要體香不犯淫。
三要口香不誑語，四要心香不嫉人。
再于處世加忍字，無論高下總讓人。
身窮只合依本分，隨時方便勉力行。
要爲忠孝奇男子，休作頹唐沒志人。
祖宗無福我自積，祖宗無德我自勤。
眼界須同天地闊，心田留與子孫耕。
存此胸懷福方大，具斯學問氣自平。
若只徒靠前人福，便是尋常齷齪人。
貧而無怨能自勉，自然福祿慶駢臻。

爾時眾弟子等問曰：“今世人每遇神聖誕日，賽會演戲，聚眾斂錢，日事浮華，盡皆消散，又有賞花唱曲，擲骰鬥牌賭博等類，其人來世當受何報？”祖師告曰：“世人所湊銀錢，皆從辛苦節儉來的，正好留下做諸利人利物等事，奈何市井利徒不是肥己，即是虛浮，大眾銀錢耗散，全無實在利益。此等罪孽，最幹部神怒，其餘賞花唱曲等類，罪亦相同，試看那為首事的，果有好報麼？”於是說曰：

世人不曉積善因，祀神賽會斂錢文。
扮演梨園諸樂部，一概虛文認作真。
不演忠孝節義事，敢點邪戲亂人心。
神聖誕日宜誠敬，豈在歡呼唱戲文？
只要衣冠齊整肅，跪陳祭禮諷經文。
眾戶銀錢豈容易？不知費盡幾辛勤。
遠近募化須商酌，修善修福利眾人。
或塑神像粧金彩，庶令人人起敬心。
或育人材興義學，膳田膏火助成名。
或備年荒人乏食，留積錢米救饑貧。
或備冬寒霜雪冷，留買棉衣濟凍人。
或修善書與方藥，興工發刻遍傳人。
有人介首為諸善，神聖歡喜願聽聞。
凡有捐資助成美，陰功簿內具注名。
可恨演戲圖熱鬧，全無一點利益存。
借端募化神必怒，銀錢耗散罪非輕。
神明正直無私照，豈肯佑爾無義人？
更有賞花排酒宴，虛華折福誤一生。
叫得歌童來唱曲，何不珍饈奉二親？
其餘擲骰鬥牌等，無益之事太損神。
好好光陰都錯過，何不看書向善行？
至於賭博心尤險，乃是虎狼不是人。
貪謀吞噬真無厭，削除壽祿禍子孫。
我勸銀錢休浪費，留積陰功與後人。
若能早把心腸換，神明斷不負汝身。
今生作福來生受，古語相傳確是真。

爾時眾弟子等問曰：“今世人，家貧無力者甚多，

必如何行善，方獲福報？”祖師告曰：“善途甚廣，無論貧富，俱可行之，蓋富者以財，貧者以筆、以口、以力，只要發心真切，不邀名、不避怨，行之既久，自有不測效驗矣。”於是說曰：

今勸世人積善因，莫推無力怨家貧。
福報路途原甚廣，家貧只要此心真。
士農工商俱可積，漁樵牧笠盡能行。
車夫轎夫俱當勉，婦女兒童亦可能。
傭工乞丐都宜學，不分老少要純心。
我今現身來說法，廣開善路渡眾人。
久久行之無懈怠，今生獲福又來生。
筆下如何積善因，此事全在讀書人。
或編濟世書一卷，募眾刊刻告神明。
或取良方抄數本，到處流傳救病人。
或錄古今報應事，維持風化正人心。
或表他人一隱德，作文宣與眾知聞。
或遇人有爭訟事，寫書和解息紛紜。
或遇他人多口過，下筆叮嚀作戒銘。
或將濟人利物事，寫書婉勸有錢人。
或將聖賢經傳上，闡明註釋每留神。
或見文體有訛謬，詳加訂正莫誤人。
或訓生徒傳聖學，嚴立條規照例行。
或著格言醒世俗，使人觸目倍驚心。
或遇他人有冤枉，情詞懇切代伸明。
或為風俗嫌生女，著成戒溺一篇文。
自古儒生責任大，助天闡教要殷勤。
果能一心行普渡，兒孫代代作公卿。
醫生救世是良因，望聞問切術粗精。
第一察脈要詳細，第二配藥有君臣。
到處開方療疾病，隨時施藥寓慈仁。
不論貧富請皆往，半積陰功半養身。
口內如何積善因，只為方便在他人。
或勸富人行施濟，出財糶米救饑貧。
或見少年多浪費，與言祖父甚艱辛。
或見豪貴時感化，救貧濟苦語殷勤。
或見男子多戀色，勸他節欲免傷身。
或見婦女愛遊玩，勸勿獨行惹禍臨。
或見倫常多乖舛，勸他和睦一家親。
或見文士品學好，勸人舉薦免沉淪。
或見他人心不善，常言果報醒迷魂。
或見婚姻喪葬事，勸人儉樸莫奢淫。
或見他人談過惡，勸勿出口敗聲名。
或見他人好嫖賭，良言幾句勸回心。

或見他人食牛犬，每將報應說分明。
或見他人失產業，勸他耐守且安貧。
或見他人賤谷米，與言農夫甚艱辛。
或見遊手好閒者，勸尋一藝好營生。
或見他人多忿恨，勸令和順過光陰。
或見他人多憂悶，隨時寬解莫焦心。
一切陰功都在口，圓轉如環妙在人。
久久行之毋自怠，自然善果易圓成。
力上如何積善因，只要真心肯濟人。
見有善事頻幫助，每逢善會肯操心。
或約眾人施茶粥，或邀富戶濟饑貧。
或替他人施衣襖，或遇水火救災臨。
或代他人肩重任，或為他人送信音。
或為好事盡心辦，或為仇怨解紛爭。
或遇投河攔路阻，或遇懸梁急解繩。
或能保全婦女節，或暗設法救溺嬰。
或扶瞽者將橋過，或于深夜送人行。
或見屠宰勞力救，或見患難挺身行。
或人出財己出力，後來福報自平分。
一切陰功全在力，替人方便盡己心。
寒素之家宜學此，豈必錢財乃濟人？
只怕人心多懶惰，半途錯過此一生。

爾時祖師告諸眾曰：“吾見今人弟兄不和者極多，其始或聽妻子言語，其後則觸父母惱怒，推原其故，皆由財利起見，甚而爭鬥者有之，結訟者有之，終身仇怨各不相顧者有之，直到天怒降罰，彼此同歸於盡而後已。蓋骨肉構難，同室操戈，天必兩棄，從無獨全之理也。世人何不戒哉？”於是說曰：今世弟兄前世因，都是同胞共體人。

記得幼時相友愛，在家無刻不隨行。
到得長來都有室，忘了當初手足情。
或聽枕邊私告狀，或信旁人口是非。
或怨人多懷妒忌，或憂田少把家分。
或想吞謀祖父業，或積私房顧己身。
遂至鬧嚷成仇人，手足之誼不相親。
有等拼命齊爭鬥，有等結訟到公庭。
有等持刀行嚇詐，有等賭咒對神明。
彼此相爭無遜讓，同室操戈最可嗔。
天怒兩家終必棄，豈肯獨全一個人？
先為逆者先自敗，後為逆者後必傾。
假如父母無遺產，又將何物去分爭？
假如父母多逋欠，又將何物去還人？

假如兄弟添幾個，豈能獨自享現成？
假如自己遭命短，豈能帶去一分文？
假如妻挈家資嫁，豈能留得半毫分？
假如生子多不肖，豈能保守百年春？
世人各自捫心想，不如忍讓篤天倫。
吃虧到底天必佑，宏恢度量福駢臻。
爭的雖然多產業，後來運蹇家必傾。
或是官非或口舌，或是喪亡或受刑。
煙消火滅一時盡，惟能讓者享榮尊。
世人急須早看破，莫教來世結冤親。

爾時祖師復告諸眾曰：“今之富人，不外鄙吝、奢華兩種，一是積財不散，犯造化造物之忌；一是將財浪費，受一世之窮。然此俱置弗論，獨恨其剋扣租戶、欺壓貧民，以致貧困者愈眾，仇怨者益多。倘遇荒災至，則盜賊起而刀兵作，世界一亂，不可救矣。那時節天怒人怨，問有一家得安享自在否？”於是說曰：

今人鄙吝為何因，只為積財遺後人。
愈積愈久貪心熾，謀算田租太不仁！
舉世奢化為何因，只圖體面遂人情。
將財耗盡姦心起，要把田租鬥斛升。
始則加租才一戶，繼則加租到處行。
相沿各省成風俗，尚嫌鬥小不遂心！
每逢歲熟秋收候，風車還要攪幾輪。
若遇年荒租短少，批銀扣盡不留情。
可憐佃戶衣食缺，致令忍氣又吞聲。
有的勤苦家益困，有的借貸身受貧。
有的搬移遭困迫，有的骨肉兩離分。
若非富人行刻剝，何至佃戶如此情！
傷哉農民最辛苦，空為他人把田耕。
一旦朝廷將糧免，免糧何幸遇皇恩？
誰知免的皆富戶，貧者佃租總不輕。
以致歲歉饑民眾，饑民眾矣盜賊興。
刀兵仇怨俱發作，一路殺傷不容情。
向時富戶今安在？只見余屍染血腥。
縱然仙佛來相救，救的只是積善人。
至於富民非不救，無奈他是巧惡人。
此是迴圈真道理，世人何不早回心？
我今再發慈悲念，露泄天機與眾聞。
文昌化書曾有訓：欲回劫數正人心。
從今大眾須寬厚，同登壽域享太平。

爾時祖師告諸眾曰：“吾見世人好食牛犬，以致城

鄉市鎮殺之者益多，雖經地方官出示嚴禁，而私宰盜賣不知悔改。是以殺生者死無人身，其食之者亦投畜道。人奈何不知戒哉？”於是說曰：

世人聽我說原因，六畜惟牛最苦辛。
春夏秋冬無正息，四時常爲主人耕。
犁耙似有千斤重，農夫鞭打用黃荆。
水深泥硬拖不動，肚中無草淚淋淋。
渴時偶飲田中水，喝聲快走不容停。
要深要淺隨人意，或東或西轉幾巡。
肥田豆莢般般有，鄉壤禾苗處處新。
碾米不辭身沉瘁，拖柴還要力辛勤。
如此功勞何等大？可恨人心太不仁！
無端賣于牛屠戶，割喉破腦並剖心。
取肚抽腸真個慘，驚動陰曹地府神。
殺牛之家登鬼籙，削除祿壽不容情。
待得殺牛惡貫滿，拿至陰間受罪刑。
食牛之家均降罰，官非口舌與時瘟。
輕者連綿多疾病，重者橫死並遭刑。
有朝命盡歸陰府，冤魂對審見閻君。
殺牛食牛俱判罪，不容轉世得人身。
或變黃犬還宿債，或變青牛食草根。
一旦冤家都撞著，慘遭屠宰受非刑。
那時問誰來解救，何不當初發善心？
至於食犬亦當戒，念它有功於主人。
時時守夜防偷盜，刻刻巡檐不暫停。
雪夜霜天恒冒冷，風晨雨夕倍驚心。
縱然老死須埋掩，何必妄從口腹吞？
試看今生受屠者，儘是前生好味人！
莫道世間無報應，終須遲早入回輪。
水牛黃牛都宜戒，免教來世結冤深。
世人謹聽吾言語，生生世世享恩榮。

爾時祖師告諸眾曰：“吾遊觀大地，見世人皆有病，此病原非湯藥可療、針灸可治，如胸腹有蛇、膏肓有鬼，痼疾沉痾，傷生促壽，雖神醫不可愈也！吾由是憫之，爲世人對症立方，按病下藥，深費苦心勸之，宜服者八藥，汝等其靜聽之。”於是說曰：

世人有病不知因，特立奇方妙若神。
惟勸世人須久服，莫負吾仙一片心。
孝味甘緩性平溫，能填骨髓固本根。
培養先天多服妙，悅人顏色並延齡；
悌味甘鹹性帶溫，能調血氣補心神。
手足不和宜久服，上能濟火下滋陰；

忠信佳者味微辛，能通肺腑壯精神。
虛人反覆宜常服，止咳消痰治失音；
仁義一團味甘溫，寬胸益氣治虛疼。
腹內毒蟲俱可化，強筋健骨又生精；
讀書味苦性微溫，能通心竅治眼昏。
腹內空虛宜早服，消除鄙氣益聰明；
教子微寒味苦辛，馨香悠久乃爲真。
能去風邪除外感，四肢血脈自調勻；
積善味甘性緩溫，寬中益氣通神明。
不拘老少皆可服，延年益髓又添精；
知命味淡能定心，去躁除煩火自平。
虛熱不眠宜服此，夜夢魂魄亦安寧。

爾時祖師告諸眾曰：“以上八味，真治病之良方也，世人不可不服，故勸之。其有宜戒者，亦八味並列于後。”於是說曰：

色味雖甘毒最深，能走精氣耗元神。
損人肌肉成癆疾，服之不已定傷生；
暴味太烈熱能升，助火動氣躁難平。
若非溫緩和平濟，必至發狂損害人；
貪味似甘實苦辛，中有大毒能昏神。
令人迷惑不知返，服之必有大患生；
殺味有毒極酸辛，大傷元氣促年齡。
求補反削終何益，令人惑亂損真陰；
心術味鹹毒在陰，狀如蛇蝎善整人。
此物中人人必死，切忌陰邪喪命根；
口業味酸又帶辛，其中有毒在聲音。
令人舌強兼口利，慎勿輕出反害人；
刀筆味辣毒尤深，能黑臟腑損肺心。
胸中有物如芒刺，謹防吐出便傷人；
爭訟味苦最傷心，既損皮肉又勞神。
令人狂忿添憂悶，服之不已性命傾。

爾時祖師告諸眾曰：“此八味者，傷人之毒藥也，世人不可不忌，故戒之。吾見有病者，正言易厭，戲言易悅，故作本草歌括以嘻笑而出之，或有聽而易悅，能勸能戒，庶不負吾救世之苦心也。爾大眾將此諸說刊佈廣傳，務使人人曉悟，若有能以善書傳一人者，當十善；傳十人者，當百善；傳大富貴、大豪傑者，當千善；捐資重刻，廣布無窮者，萬萬善。世人果能互相勸勉，吾必將眾等功德，保奏天庭，則生生世世，永獲福祿無涯矣。爲此特論。”